



看见“特需”儿童的光亮

普特融合教育,她坚持了15年

□本报记者 朱丹

“拉拉喜欢看电风扇转动,只要一盯上,就会看很久很久……”走进办公室,叶小红指着身旁的电风扇对记者说,有自闭症倾向的孩子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重复刻板行为,“有一回,拉拉早上入园后把每个教室的电风扇都观察了一遍,才走回自己所在的班级”。

叶小红是浙江师范大学幼儿教育集团第一幼儿园园长,她口中的“拉拉”在去年6月被诊断为有自闭症倾向。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一种神经性发展障碍,以人际交往障碍、兴趣局限和行为刻板等为主要特征。“拉拉入园没多久,老师们发现他的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弱,叫他不搭理,行为也有些与众不同。”觉察到一些情况后,叶小红跟家长沟通,建议家长咨询专业医生。

“自闭症儿童总是被大家描述为‘星星的孩子’,但实际上他们的境遇远没有星星般浪漫,孩子患上自闭症给家庭带来的困难更是难以想象。家里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养育就会变得十分艰辛,因为付出很多,回报寥寥。”过去15年,叶小红一

直关注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她遇到过脑瘫患儿及有自闭症倾向、语言发展迟滞、社交交往退缩等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并无条件接纳他们入园就读。

“长期以来,‘特需’儿童是否应该进入普通学校就读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融合教育理念,认为‘特需’儿童有权在普通教室里接受高质量的、适合自己的教育。1987年,国家也在发布的文件中提出了‘随班就读’的概念。”叶小红回忆,2005年,她有机会前往德国不来梅州参加融合教育培训,在当地幼儿园驻园学习,由此开启了对普特融合教育的探索与研究。

叶小红发现,德国的幼儿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平等对待每一个儿童,包括在某一(些)方面存在障碍的“特需”儿童。这次经历令她意识到,“特需”儿童融入社会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他们在真实的社会环境里和同龄人共同成长。培训结束后,她开始跟踪研究身边的“特需”儿童,希望能够给予这些孩子力所能及的帮助。

2006年,恰逢浙师大幼教集团开办彩虹城分园,担任分园园长的叶小红提出了“零拒绝”的办园宗旨。“很庆幸,这个想法得到了老师们的理解与支持。”她告诉记者,浙师大幼教集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6年的浙江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幼儿园早在办园初期就孕育着“爱与尊重”的文化内涵,“多年来,‘爱与尊重’的园所文化在传承与发扬中植入教师内心。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浸润下,老师们才能够对‘特需’儿

童抱以接纳的心态”。

叶小红明白,普通幼儿园不具备特殊教育的师资力量及课程资源,师幼之间、幼儿之间、家长之间的各种问题势必会多一些。早些年,她不时看到“家长抵制自闭症孩子上学”的新闻,而她自己也曾因班里有一名智力障碍幼儿遭到过家长的投诉。当时,这名幼儿的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遇到自己无法应对的状况就会抓伤身边的同伴。于是班里其他孩子的家长联名发起投诉,希望这个孩子退学。叶小红坦言,这样的状况让她静下心来思考:究竟该怎么应对这一系列难题?

叶小红先是与家长们进行了座谈,说服他们给予“特需”儿童理解与支持,并向家长们保证:“一定会借助专业的力量来改善孩子伤人的情况,保证其他幼儿的安全。”最终,这个孩子被留了下来。经过后续干预,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得平和,与同伴的相处也变得融洽。

“在我们的师范教育体系中,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是相互独立的,幼儿园老师未曾涉及与特教相关的培训。要真正让老师们愿意接纳这些孩子,除了要转变观念,还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于是,叶小红在彩虹城分园牵头组建了一支由园长、教师和高校相关领域的专业教师组成的团队,主动与“特需”儿童家长对接,并开展持续的个案干预。回到一幼之后,她的融合努力仍在持续。

对学前阶段来说,一日生活的各个环

节无疑是最适合尝试普特融合的阵地。然而,“特需”儿童的特殊需求各不相同,叶小红和团队成员摸着石头过河:针对发育相对迟缓的孩子,重点关注其生活自理能力的提升,如洗漱、吃饭、排便等;针对语言发展迟滞的孩子,每天给予他们表达与表现的机会,让他们不断得到练习;针对有自闭症倾向的孩子,借助绘画、音乐等,建立其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桥梁;针对脑瘫患儿,引入同伴的力量,班级幼儿以值日生的形式,轮流陪伴并帮助孩子……

“在融合的过程中,‘特需’儿童学习如何与同伴相处、如何适应各种规则,而普通儿童能够学习怎样去尊重和包容其他人的‘特殊’之处。”叶小红说,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接纳生命的多元化都是一堂人生必修课。

近些年,随着浙师大杭州幼儿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教师与师范生加入叶小红的普特融合实践团队。他们不仅为幼儿园教师提供专业培训和资源,而且介入跟踪在园“特需”儿童,进行个性化指导。“眼下,已经有一名特教教师开始对拉拉进行专业干预,同时班级老师、家长配合进行辅助训练。”在叶小红看来,尽管普特融合教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她仍然希望能够带着团队不断提升专业水平,不仅要“能帮一个是一个”,更要“让包括特殊需求幼儿在在内的所有幼儿都得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寻访红色记忆 聆听“一大”故事

暑假期间,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团委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开展了“百年风雨光辉历程”活动,组织学生寻访红色记忆。学生走进浙江大学“在鲜红的党旗下”王明华研究生党建工作室,走访了王明华教授。王明华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嫡孙,他向学生讲述了王尽美和中共一大的故事。

(本报通讯员 周洁 摄)

□金晖

在班主任的位置上工作久了,有时会突然觉得幸福感“爆棚”——这种幸福感并不都是由学生取得的优异成绩带来的,毕竟学生成绩的优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基础和素质。真正令我感到幸福的是,我用我的细心与包容,走进一些孩子的内心世界。我想,没有什么能比帮助孩子们在青春迷惘的时期找寻到人生意义更美好的事了。

这要从两年半前说起。当时我刚接手新班级,整个班级的构成是38名男生和12名女生。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说:“你带这个班要辛苦了,男生多,闹腾。”我听了浅浅一笑,在学生管理方面我还是比较自信的。事情也如我所预料,开学之初,虽有波澜,但那些“刺儿头”很快就被我“一一击破”,整个班级很快就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姿态。然而,正当我为自己的成果沾沾自喜时,班级里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学生。为什么说特殊?这是因为班主任面临的问题一般都是学生成绩无法提高、心理焦虑等,但这个李同学不是。

一天晚自习,我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发现李同学不在,而班上竟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他去哪儿了,只有后排的一个男生吞吞吐吐地说:“老师,他经常在晚自习时间出去很久,有时要到寝室熄灯后才回来。”听到这句话,我的脑袋“嗡”的一下——看起来并非有条不紊的班上居然有这样一条“漏网之鱼”。既而想到,学校地处湿地边缘,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地方,水多的地方,风景固然很好,但也有危险,特别是这样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别是读书压力太大,有点想不开吧?这个李同学顿时阴云密布。

安抚了班上的学生以后,我马上给家长打电话。可是,李同学的父母常年在外做生意,对他了解甚少,此刻显然无能为力,只剩焦急。安慰了对方几句,我便挂了

做一面风中的旗帜

电话,我想务必尽快把他找到。

我沿着湖边一路找去,终于在寝室楼前的湖边走廊,把李同学给找着了。我喊了他一声,他木然地看着我。“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我打破沉默。他方才如梦初醒,连声说:“没有,没有,我只是在思考一些宇宙与人生的问题。”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我感到不可思议,追问道:“啥问题?”但他明显没有交流的欲望:“算了老师,说了你也不理解,我马上回去上晚自习了。”看他决绝的样子,我想开口,又打住了。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没有遇到过的,如果贸然讨论,徒劳无功不说,还可能把谈话给谈坏了,不如先让他回去。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得迅速了解情况,思考对策。于是第二天,我找到了李同学分班前的班主任老朱。老朱听了我的讲述就笑了:“给你添麻烦了呀!这孩子平时最喜欢看哲学书,思维方式和其他人有些不一样,与同学零交流,有时还会逃课出去,也不干什么,就是坐在那里思考一些高深的问题。人是很聪明的,但心思不在学习上,成绩马马虎虎。”

从老朱那里回来后,我一直在想,打蛇打七寸,我该如何抓住他的“七寸”,毕其功于一役。比如,他的想法有没有致命的漏洞?比如,他是否对现实中的什么感到失望?我能不能找到这些,让他跟着我的思维走?然而,我想了很久也没有答案,于是决定直接“博弈”,在“对战”中寻找其破绽。

我把李同学叫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问他最近是不是看了什么书。他看我一眼,说:“老师,你不要试图说服我,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很多试图说服我的人都已经被我同化,你不害怕吗?”我心想,果然与众不同,

这样的学生也激起了我的探究欲望。

我笑了笑说:“那只能说明他们的‘内功’不够深厚,我肯定不会,你不妨讲讲看。”他看了看我说:“老师,你不要做无用功了。”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我刚起势,就被他拒之门外,看来他的内心有一扇很重的门,一时难以打开。但岂能就此结束谈话?我马上换个思路,用校纪校规把话题继续下去:“那你觉得不交作业、逃课,是一个合格的学生所为吗?”他没想到我这么问,低下头想了一下,说:“确实不应该。”我见谈话有了曙光,便趁热打铁:“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话还没说完,就被他突然打断:“老师,你不要和我谈这些了,其实你我皆不存在,我们只是宇宙中两个漂浮的平行点,我们看到的都是幻觉,所以不必再做无用功。”

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听到他的话,我还是吃了一惊。多年谈话经验告诉我,这时候得故作镇定,处变不惊,给人一切尽在掌握之感。我用深邃的目光盯住他说:“看来你确实看过很多哲学书,曾经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万物皆不存在。但我后来了解到,有平行世界和现实世界,而那个平行世界必须由现实世界的理解才能进入。”他听得有点愣:“老师,你也这么认为?”我顺着他的意思说:“准确地说,是我曾经这样认为,但我现在觉得现实世界更重要,你如果仅停留在目前的理解上,可能无法理解世界的本质。”他突然两眼放光地问:“那我该怎么办?”“你必须接触更高级的思想,得到更高级的哲学指引。”“但是周围没有人可以指引我。”

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知道机会来了,继续引导他:“按我的理解,平行世界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人生更重要的是现实世界,这里面有很多精妙的思想很难参透,你必须接触更好的思考者,才能有所进益。”他接着问:“那我怎么才能接触呢?”我说:“考上更好的大学,最顶尖的大学里有最顶尖的哲学教授,他们将给你更高层次的指引。所以眼下的你应该赶紧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否则自己一个人想也想不通,成绩也上不去,长此以往,对问题的思考始终停留在表面,这是很糟糕的。”他若有所思地轻声说:“你讲得也有道理。”我坚定地说:“不是有道理,而是真理。”他重重地点了点头说:“老师,我没想到你也对这个问题这么感兴趣,以前没有人和我谈论过这样的问题,你是第一个,以后我会多多向你讨教的。我准备接受你的建议,这几年先好好学习。”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了。

从那以后,李同学确实改变了很多。起初,他偶尔会来和我探讨哲学问题,慢慢地,他变得越来越开朗,与同学的相处也日益融洽。我欣喜地发现,他在保持探索世界的热情之余,也找到了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一直到毕业,他再也没有过类似的迷惘。

在与李同学的交流中可以感受到,当下学生关注的事物、心中的问题日益个性化、多元化,这对班主任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很多时候,教育的技巧并非重点,更重要的是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在他们心灵最需要抚慰的地方停留。一位家长曾说我像是一面旗帜,“有过高扬,有过低垂,但一直在那挺立着,引领着孩子们前进”,我想,这种直击内心的指引,或许就是教育工作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温州中学班主任)



抓好核心素养中的课堂教学

在信息迅猛发展的今天,教育技术不断更新,各种教育理念层出不穷,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态势,使得不少一线教师无所适从。回想30多年前,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彼时没有网络、电脑和手机,备课靠仅有的几本教参,所有的教具、学具都是就地取材自己制作的,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让学生学得生动而又深刻。课堂上,学生们当“小先生”站在讲台上授课,或者一起探索交流,为一个问题争辩得面红耳赤……从那时起,许多学生因为我的课而喜欢上数学,多年过去了他们依然能回想起当时的激动场景。如今看来,我当初的很多教育教学理念,竟与现今倡导的核心素养不谋而合。尤其是灯下读到余文森教授撰写的《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一书,颇有相见恨晚之意。

在书中,他提出要培养学生的关键学习能力,包括阅读能力(输入)、思维能力(加工)和表达能力(输出)三种。他认为人必备的三种核心品格是自制、公德、责任,三者具体表现在人与自我关系上的自律、人与他人关系上的尊重、人与事情关系上的认真。他还深入阐述了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及三维目标之间的关系,为广一线教师指明了方向。在此书的第二部分,作者重点探讨了如何重建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观。他认为,“在现有的体制下,追求分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任何时候我们不能以牺牲儿童的健康、幸福、品行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高分……对于教师而言,至关重要的就是学会尊重和宽容”。“人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书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作者提出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建议,譬如对现在教育改革的热点——整体化教学、深度学习、活化化教学等,他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进行阐述,而是结合具体的学科案例,让每门学科的教师都能有所领悟。

从书本中的核心素养,到现实课堂中的核心素养,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相信,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理念如何更迭,关注学生的发展是我们教育教学的本质。去读《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吧,全书结合时代背景,引经据典,句句箴言,引人共鸣,引领着读者从观念走向行动、从理论走向实践,专业却不呆板,深刻却不艰涩。推荐此书,希望每一位在迷惘中的教师都能从中找到方向,也能找寻到教育的初心,并踏实走好未来的每一步。

本期荐书人:颜寿春,温岭市教育局教研室小学数学教研员,正高级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春蚕奖”获得者,台州市名师工作室领衔人。



书名:《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
作者:余文森
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